

佛教文化

本期要目

佛教文化宣言
于闐佛教史
佛典與胡語
大同石窟史蹟
影印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序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介紹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內容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預告

樂東東東蔡張

澄途

觀初初初辰基

第一卷
第一期

The Buddhist Culture

佛教文化宣言

樂 觀

世界上每個民族的搏成，每個國家的創建，都是基於一種文化因素而合成的，所以民族與國家，皆是人類文化的產物，所有一切民族與國家的形形色色，也都是代表了它背後的文化之形形色色。

然而，人類有始終未斷於民族的境地者，有的雖搏成爲一民族，而未能達到創建一個國家者，且有具有一個國家形式，而不久即灰飛煙滅者，我國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匈奴、羯、鮮卑、氐、羌之五胡，前趙（漢），後趙、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前秦、後秦、西秦、夏、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蜀十六國；雖曾以其驕武的精神擾亂中原，但因其本身缺少文化因素，終究歸於曇花一現而失敗。

人類有了文化，而能負起文化演進的使命，方能搏成爲一個民族，創建一個國家，而其文化始得有所依憑而發揚光大，倘若所負文化演進使命一旦中輟，則國將不國，而民族亦將失去維繫，趨於離散，故不慮民族國家之永，而其民族國家所由產生之文化息絕爲可悲，世界上從未有其民族國家燦爛光輝而遭致亡國者，且亦未有其國文化已衰，而國家民族之生命猶能長存者。

環顧世界，唯我大漢民族命運最爲悠久，我國規模最爲偉大，此皆我先民文化傳統綿延不斷有以致之，也全賴我民族世世源傳血液滲灌，精肉培養，故得開此民族之花，結此民族之果，此實爲我先民所負文化使命之一大憑據，因此，能保持五千年長遠歷史，而雄踞世界。

佛教誕生於印度；迄今有二千五百餘年，佛的法化流傳於東土，亦將有兩千年歷史，因爲佛教本身是一種人文教化，是喚起人性覺醒，導人至於圓滿究竟人生真善美的文化，不是信天信神信鬼的普通信仰宗教，故佛法傳入中國之後，即與我中國固有文化合流，如乳水交融，且因佛法之輸入，擴展了我中國人民的智識領域，大大加強了中國文化的生命與活力，使中國文化得到昇華，發揚光大。佛法傳入中國，非但助長了中國文化，且與中國政治的影響力

亦復不小，由於唐、宋、元、明、清各代英明君主之信佛，而促成漢、滿、蒙、回、藏各族之連繫與團結，完成爲中華大國之局面，唐貞觀之治，尤爲後世所期望，且元太祖武功極盛，統一蒙古，滅夏，取金，伐西域諸國，更進兵東歐，大破俄軍，其後世祖復又遠擊緬甸，而跨有歐亞兩洲，大大擴展了中國的領土。

當釋迦佛涅槃後百年，印度阿輸迦（即阿育王）國王遣使四方傳佈佛法之時，分爲「南傳」「北傳」兩條路線，如錫蘭、緬甸、暹羅、爪哇，以及寮、越等地區，均屬於「南傳」系統，「北傳」方面，乃爲古時甘肅、敦煌以西各國（西域），隨後，漸次擴展到中國本部，再由中國伸展宏傳於日本、朝鮮，地形上，構成弧形局勢，亞洲各地，早已成爲佛的化土，近數十年來，佛法流佈於西歐各國，已遍及全球。

佛教雖然誕生於印度，但大乘佛法却宏揚於我中國，然而，在佛法宏傳的進程上，並非一朝風順，也曾遭遇許多挫折，其最大打擊，有三武一宗歷史上的教難，却終未減低它的聲勢，有唐一代，是爲中國佛教文化發達到最高峯時期，我中國佛教大乘八大宗派，成立於此時，可謂「百花齊放，衆鳥爭鳴」，猶如曇日中天，光芒四射，宋元以下，惜乎法運式微！清末以還，由於歐風東漸，受到新思潮之衝擊，和西洋神學勢力排擠與壓制，以致一蹶不振，每況愈下！不復有往日之光輝。

慨自大陸河山變色以後，我國佛教，更陷入艱難之境，法幢有折失之虞，慧燈有息滅之憂，良以國家不興，國民之耻，佛教不振，佛子之羞，東初法師，有鑒於此，乃於民國四十四年，創建中華佛教文化館，以發揚佛教文化爲職志，曾發行人生雜誌，影印大藏經，流通法寶於四方，續佛慧命於將絕，燃佛心燈於寶島，重振宗風，聯誼外邦，遍洒甘露，饒益群品，今以再接再勵之精神，發行佛教文化，宣揚正法，顯法門大德，同發大心，同伸悲願，擔承如來家業，作獅子奮迅，利樂法界有情，學普賢願行，自利利他，淨化人間。

于闐佛教史

東 初

漢唐時代，西域諸國，多達五十餘國，然與我國歷史文化及佛教關係較密者僅于闐、龜茲、西夏、高昌等數國而已。我國若干大乘佛教經典，若華嚴、般若、法華、涅槃等經原本，都來自于闐，龜茲等地。西行求法高僧，若朱士行、支法領、竺法護、智嚴等。都以于闐，龜茲等為目的地。所以于闐、龜茲等地，不僅為中印文化混合地區，並且為大乘佛教經典孕育的中心，若干佛教經典，乃從龜茲文，于闐文譯成漢文，或藏文，殆近於事實。今當分別予以考證。

一、于闐立名及其演變

于闐，乃西域古國之一。梵文「瞿薩旦那」Ku-Sara 西藏文 li-yul，故譯為于闐，于真、于遁、于殿、鈺瓊。即今我國新疆西部之和闐 Khotan。大唐西域記第十二，釋瞿薩旦那，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俗謂之渙那，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乃偽也。「掘謙德氏說此等異名來源：屈丹，乃 Ku-Stana 之傳訛為 Khotana，此 Khotana，更轉為 Kharu，即為渙那」。或寫為割旦 Khotan，于遁為 Khotan，的轉形，成為 u-tor。又白鳥庫吉氏，說明于闐：于為西藏語玉石意 gyu

，闐從村落，城邑之意 tong 而來。

大方等大集經第四十五：則有「迦羅沙摩之稱」。西藏語 li-yul，若從 W, W, Rockhill 等，則相當梵語 Kamsa-desa，說為青銅國 T'Wature，並有產犂牛地方之意。

大唐西域記第十二敘述于闐國之形勢，「瞿薩旦那，周四千餘里，沙磧大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衆菓，出麴毼細氈，工紡織純紬。又產白蠶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技能，衆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毼裘，多衣純納白氈。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憲章，事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佛法，王甚曉武，敬重佛法，自云，毘沙門天之祚亂也」。

據此，可知當日玄奘赴印度之時，該國國情風俗之一斑。因為于闐位居於崑崙山脈北斜，面與 Taklamkan 沙漠中間。由於多數河流善於灌溉，其中主要的河流，則為黑河 Kanaksh Darya 及山玉河 Vurung-kash Darya 皆向北流，至和闐城北方合流

，使土壤肥沃及氣候溫和，更有益於植物的繁茂，各種礦物，產寶玉，野獸更多。現今其領域，則為和闐 Khotan, Karakast, Vurungkast, Tehiva. Kiria 及 Niya 六個地方，各地方都有不同名的都市。和闐城 Varkand 東南百五十里，距沙漠六里。則為硬石。網，絨氈，等產業中心地，這又是古來中國通往印度南路的要衝，自然成為東西文化湊合的地點。關於于闐歷史的資料：西藏文中，則有 li-yul-gyilo-rgyus-Pa (于闐史) li-yul lun-bstar-Pa (于闐國懸記) dgha-neom-pa-dge-hdunphel-gyis, lurs-bstar-pd (sang havardhana (阿羅漢懸記) r-glar-iulur-bstar (牛角懸記) 等。

今依于闐國懸記，可以一瞥此國歷史的變遷。大致說：迦葉佛時，佛法就流行此地，後來人民次第不信佛，諸龍怒化為湖水。後釋迦佛出世來此地，命舍利佛及多聞天使湖水枯竭。且其滅後，遂呼其地 li-yul，並預言 u-thea 為建設城市。這於大方等大集經第四十五所傳大致相同。未幾，佛滅二百三十四年，印度有達磨阿育王，王妃產生一子，因懼奪其王位，遂棄於此地。由地生乳

房，養育王子，故名其地 Ku-Stana (地乳)。時阿育王大臣耶舍 Yasa 亦來此地，即欲與其交戰，多聞天與吉祥女爲仲裁，遂未交戰，王子得爲此地之王，耶舍爲其屬下。大唐西域記第十二所記建國的經過，稍有不同。說阿育王放棄其豪族，與此地西界建國，同時，東土一王子，乃於東界建王國，兩王相遇交戰，結果西王失利，東王乘勝撫集亡國，併其全部領土，後來王因年老，恐絕宗緒，乃祈禱毘沙門天得生一子，王子食地乳而生長，及至成人，智勇兼備，大振威武。其王因地乳養成，故以「地乳」爲國號。法成所譯「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記。記述于闐建國的經過，類似于闐建國懸記。說于闐國第七世紀王毘左耶訖多時，該國婆迦耶幾那山中住有僧伽婆爾陀那羅漢，對其弟子問答說：釋迦如來滅後二千年，于闐，疏勒，及安息三國，歸漢，赤面（即西藏），蘇昆。突厥，回鶻等侵略，佛法衰微。不久，疏勒安息的僧衆，移住于闐。後于闐屬赤面國，廣行正法。但不久赤面國，第七代王（雙贊思甘普王）。以漢菩薩公主（即唐文成公主）爲妃，大興佛法，于闐衆僧皆逃至赤面國。然赤面國豆瘡病起，由戎夷而來的僧衆，盡驅出國外。未幾，諸國僧衆，又逃至乾陀羅國，亦遭驅逐。後移住俱闐彌國。但衆僧內起鬭爭，互相相殺，終至像法滅盡云。卷末有釋迦

牟尼如來像法滅盡因緣一卷的奧書。蓋此書西藏文起初一部，並非完本。漢譯，伯希和 P. Pelliot 於敦煌發見。不久，一千九百二十年，於巴黎亞細亞協會發見：而與西藏經丹珠爾部中的相符合。玄應音義第四章，亦如大唐西域記所傳，建國後百六十五年，有王 Vijayasam = bhava 王稱爲彌勒化身，又說爲文珠化身或毘盧折那 Vairocana，初爲善知識來此與佛法，王爲毘盧折那建大伽藍。大唐西域記第十二及魏書列傳第九十等，亦說建伽藍事。經 Vijayasam bhava 王數代之後，彌勒化身之王 Vijayariva，從印度而來 buddharanduta 爲國師，於瞿室沙伽 gosirga (牛角) 山上牛頭山建立伽藍。經王二代之後，有 Vija Rajava 王，乃從中國迎娶王女爲后（唐文成公主）后傳藏於此國，且爲其建塔及麻射 ma-das 等供養，大唐西域記第十二，唐書西域列傳第四百四十六上等，亦有種種輸入的記事。王有三子，中兄嗣王位，長兄 dha rmaranda 留學印度，傳大衆部教義，末弟 hdo-hd-ra (marasthi) 後嗣王位。傳承有部教義，從中國迎娶王女爲后。後又有 Vijayakirti 王，侵入印度獲得佛舍利甚多，後佛滅千五百歲時有王，不信佛教，人民遂漸不敬三寶，贊摩寺的僧侶，相繼逃往西藏云。前漢書第六十六上：「于闐國王治西域，去長安

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驍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至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多玉石」。後漢書西域傳第七十八，同書班固列傳第三十七，同書順帝本紀第六等，後漢明帝永平年中，于闐將休莫霸叛莎車自立爲于闐王，休莫霸死，其兄子廣德立後，遂亡莎車，併其領土，更征服隣近十三國，東方之隣善與其同成爲葱嶺以東之兩大國。明帝永平十六年，順帝永建六年于闐王遣使來進貢，西域諸國中，乃與我國最爲親善者。其後魏、梁、北魏、北周魏隋、唐、五代、宋、明等，均來我國進貢。于闐國歷史之演變，謹如上說。

二、于闐佛教發展史

佛法的生命，寄託在傳譯，而初期來華傳譯之高僧，每以自己受持之梵本，或西域方言之譯本，譯成漢文，以致法義未盡，說理未圓，故歷代高僧等有西行求法之宏願。一、頡利朱土行，朱土行先於洛陽講道行經，至於深義，往往不通，每歎此經，乃大乘之法要，而譯理未盡，致不能通達，誓願捐身，西行尋求，曹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度流沙，至于闐國，求得放光般若經譯

本，欲遣弟子法鏡等送回洛陽，未發之間，竟遭于闐小乘佛教學派阻擾，終因法寶靈感烈火不能燬，折服國王狐疑，始准送還洛陽。元康二年，由于闐沙門無羅叉譯出，竺叔蘭口傳，般若勝義，於茲昌明。法寶雖獲，然土行仍留居于闐，年至八十而卒於彼方。初期大乘佛教由斯而興，土行求法之精神，至堪欽佩。

二、沙門支法領，先於于闐國取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東晉義熙十四年，恭請佛陀跋陀羅（晉言覺賢）於楊州道場寺，由沙門法業、慧嚴、慧義等百餘人執筆，譯成六十華嚴經，文旨會通華戎，妙得經體華嚴大法，於茲始流通我國。

三、西晉太康七年，于闐國沙門祇多密齋來光讀般若經梵本。

四、西晉若羅嚴所譯時非時經，傳為涼州道人於闐城所寫記。因未知帝代，故附於西晉錄中。

五、北涼曇無讖，中印度人。初學小乘五明諸論，後學大乘，並專持大乘識明解脫咒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為大神咒師，以北涼沮渠玄始元年，齋大涅槃經前分一夾，並菩薩戒經至姑臧，初以言語未通，乃學語三年，方譯初分十卷。每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乃以母亡還歸本國，後於于闐更得經本，復還姑臧，續譯成四帙三十卷焉。大涅槃經後分

仍未傳來。宋文帝元嘉年中，曾遣高昌道普等十人西行求取。終以道普歿於途中而未果；故涅槃經仍缺後分。

六、沮渠京聲，幼稟五戒，博覽內典，少時即渡流沙，至于闐國，於佛陀斯那，從受禪法諸要術，口誦譯本，東歸於涼，並譯禪法要解一部存於世。

七、蕭齊法獻，於宋元徽三年，遊歷西域，乃於于闐國得觀世音懺悔除罪咒經，並佛牙回國。

八、求那跋陀，于闐人也，梁太清二年，乃齋勝天王般若經一部梵文，凡十六品，始汨建業。至隋文帝天嘉六年，設無遮大會，雲集四眾，五千餘人，博學碩德，展開題序歷經數月，完成法業，七卷勝天王般若經。

九、唐代之實叉難陀，于闐國人，智度弘廣，利物為心。善大小乘，兼異學論，天后時以華嚴舊譯，處會未備，遠聞于闐有斯梵本，遂遣使求訪，並請實叉與經同來長安。證聖元年，流支，義淨同宣梵本，復禮，法藏等執筆，譯成八十卷華嚴經。

十、提雲般若，于闐國人，學通大小，智兼真俗，咒術禪門悉皆諳曉，乃從于闐得八十華嚴經異品梵本，於永昌元年，來居于此，從事譯經，共譯成六部七卷。

十一、釋智嚴，乃于闐王之質子，本于闐國人，幼至中國，早居榮祿，每歎生居

異域，長至中華，乃於景龍元年，剃髮出家，號為智嚴。後並譯出法華經，藥王經，菩薩等咒及決定業障經等四部。

以上所舉于闐與我國佛教歷史關係人物，當不僅此。然於此亦可窺見于闐，不獨為中印文化交流的要道，且為大乘佛教經典孕育的中心，若干佛教經典，乃從于闐文譯成漢文。西紀第五世紀初，大乘佛教仍然盛行于闐國，高僧傳法顯傳說：第七世紀中葉，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人，多習學大乘佛教。大唐西域記第十二所記，于闐與大乘佛教關係甚深。至十世紀，回教徒侵入，於是于闐佛教，便歸於衰落，從此不復聞大乘佛教的動態。

三、于闐佛史新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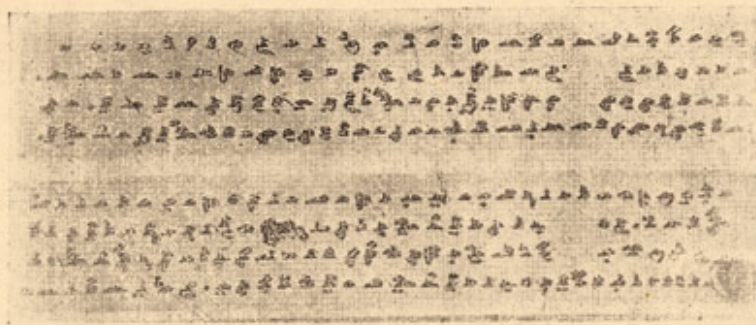
天災人禍，往往埋沒了人類文物史蹟，于闐國當不能例外。漢唐時代，西域諸國，不論三十六國，五十餘國，現在要找一個完整的國家，幾乎都不能，回憶以往，不勝今昔之感。今日吾人要考察核中亞地區人文地理，或歷史地理，地略學，語言學，乃至政、經，各種學說，却又不得不從人類歷史廢墟中尋求遺蹟，近來中央亞細亞探險盛行，於此地區獲得人類歷史上許多珍貴的資料，實為研究西域佛教史蹟一大光明。其中最著名的發見：乃西紀一九〇〇年至翌年，英人斯坦因 A. Stein 第一回中央亞細亞探險，其

成果 Sand-beried Ruins of Khotan R. A. McInt Khalan 公布。這次探險的結果，所新發見言語中爲于闐語。于闐語，當以于闐爲中心，乃盛行東方之言語。Eljun an 名爲 Northaryan, H. Ludeis 所發 Soka Lang-nusge, 後來 J. Kirste, 乃暗示有關於此言語盛行地理的中心。且名此爲 Khotar set, Konow, 更爲明其說，爲區別龜茲語，單稱

爲 Spradha II,

又 R. Hernle

說：于闐言語屬波斯語系。曾經住於大夏的月氏族，更使此言語移用於此地。總之，此語確實屬於 Iran 語系，可說多分受印度語的影響。斯坦因及伯希和 P. Pallat, 於敦煌千佛洞發見數部依於于闐文所寫成佛教經典及文書。就中，佛教經典方面，則有大乘無量壽經（



于闐文大乘無量壽經

見圖）金剛般若經，金光明經，一百五十頌般若波羅密多經等。並有漢譯大般若波羅密經初分斷片，及西藏文經典殘頁，還有用印度俗語所寫古寫本經書，其文字中也有月氏時代的梵書，或古代佉盧虱叱文字，這不獨爲研究于闐國語言及佛教經典重要的史料，

佛典與胡語

東 初

佛法導源於印度，由於方言殊音，文質從異，初期傳來之佛經，有曰梵語，或曰胡語，或亦胡亦梵，或胡梵不分。所謂胡語，乃指胡地之語。印度及西域地方，尤以粟特 Sogdiana 地方所流通的語言，皆曰胡語。但我國所謂胡語：依時代而異：約有三種不同：

一、秦漢時代呼匈奴爲胡，故稱其語爲胡語。

二、後漢以後廣指外夷爲胡，若高昌、焉耆、龜茲、于闐、疏勒、月氏大夏、罽賓等，葱嶺以西中亞地區——今蘇聯所屬土爾其斯坦，阿富汗斯坦北部地方——並印度在內，總稱諸語爲胡語。

三、南北朝以後至隋唐，乃呼粟特 Sogdiana 住民爲胡民，稱其語爲胡語。宋高僧傳第三，關於梵語胡語辨別，有明確的分辨。①胡語梵語者：一在五竺純梵語，二

亦復爲考核西域地理學、地略學、人文學、語言學等的珍貴資料，於此可見佛教於人類歷史文化及語言學之關係是如何的重要，今後佛教研究者，應從人類歷史文化中發揮佛教的價值。

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羯霜那國，字源本二十餘，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堅讀，同震且歟？至吐貨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葱嶺南迦畢試國，言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爲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製，本有四十七言，演而遂廣，號青藏焉……大抵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亘既遠，安無少異乎？又以此方始從東漢傳譯至于隋朝，皆指西天以爲胡國，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書。彥琮法師獨明斯致，唯徵造錄痛責！②重譯直譯者，如經傳嶺北樓蘭焉者，不解天竺言，且譯爲胡語，如梵云耶波陀耶，疏勒云鵲社，于闐云和尚，又天王梵云拘均羅，胡云毘沙門是」。翻譯名義集第一，「由漢至隋皆指西域爲胡國，唐彥琮獨分胡梵，葱嶺以西並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胡鄉，如此則雪山以北及其東部總曰稱爲胡。自

後漢至隋代，胡梵未別立，併印度呼為胡國，梵語亦稱為胡語，多加指攝。又把粟特語，稱為胡語，其例亦不少。南海寄歸傳內法傳第三師資之道挾註「五天之地皆曰婆羅門國，北方速利總號胡國。」又梵語千字文之梵唐消息：孫隣 *Suli* 為胡之原語，如蘇哩 *Suli* 亦為梵語雜名。宰利稱為胡。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從大食是國以東，並是胡國。即是安國，曹國、史國、石驪國、米國及康國等。雖各有王，並屬大食所管，皆稱胡國。而隣近國，則有突厥（土人為胡，兼有婆羅門），闐賓（土人為胡，衣著言語音與吐火羅國，大同少異），謝龜茲、吐火羅、波斯、大窠（大食）、大小拂臨、跋賀羅等，言音各別，半胡半突厥，或半吐火羅半突厥。

漢晉時期，由于方言殊音，不善胡梵二音，甚至改胡為梵。其結果，則成亦胡亦梵。故西行求法高僧，往往求得佛典，不曰梵本，而曰胡本。則如法顯於中天竺師子國得胡本（法顯傳），竺法護手執胡本，宣正法華經二十七品。華嚴經，胡本凡十萬偈，支法領從于闐得此三萬六千偈。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本，譯胡為晉。法顯，竺法護，支法領，佛度跋陀羅，為初期傳大乘佛法之功臣，皆精通梵文及多種方言的語言家。尤以竺法護通三十六種異言方語，豈對胡梵，還不能明辨，法顯於師子國（錫蘭）求得的佛典，

照理說：不是梵文，就是巴利文。怎能說為「胡本」。支法領從于闐得此三萬六千偈，當為梵文，佛度跋陀羅既手執梵本，定屬梵本無疑。至華嚴經胡本凡十萬偈。諒係梵本初傳至于闐國，因于闐人不解梵語，故譯成胡語（于闐文），自有十萬偈之多。因此，有手執梵本，譯胡為晉。成為亦胡亦梵，乃至胡梵混合為一的觀念，至少從漢至隋代是如此的。

對胡梵不能明辨的，只是少數漢地學人。但出生於胡地的支謙（月氏國，對胡觀念，則有明析分別。開元釋教錄第一支婁迦讖：每至度語，無不稱云，譯胡為漢。胡乃五天邊俗類，此之有氏羌、今乃稱胡，豈關印度，深為梵越，可不詳焉。但佛所說經，皆合稱為梵本，梵者此言清淨（中略），若彼稱胡，理將何出，但彼稱梵語，如此土所謂漢言。蓋有所憑，非為謬耳」。其對安公舊錄：每曰譯胡為秦，頗不為然：「自號弥天楷模季葉，猶言譯胡為秦，有五失三不易，此蓋通人，一未盡美歟」？並主張上代以來，有胡言處，今應改為梵字，庶無訛謬使讀者得其明確的正確。

今人對胡語所譯成的經典，都不甚明瞭。二十世紀初中央亞細亞探險的結果，於東土爾其斯坦，並敦煌千佛洞等，發現不少此等的寫本。依此可得為胡語經典流行之證實。其

言語主要的塞利語 *Fogdion (Suli)* 于闐語 *Bhatanece (Nordaniceh, Iran ierantentol)*、高昌、龜茲語 *Boutcheen-Banicharien (u Toeh ariech, Sprach I.A, I Sprach IB)*，土爾其古語（突厥、回鶻等），而此等經典用語等，漢譯經典，不少受其影響。比如呼出家人為和尚，並非譯自梵文。梵名耶波那，這是西藏于闐、疏勒語轉訛，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同時，此等經典中也有重譯，這是一個極饒有趣味的問題，應值得學者注意研究的事。——請參閱拙著于闐佛教史——

編者報告：

一、本館同人，以大陸佛教文化，正陷於危難之中，如何保存佛教文化史蹟，使下代對佛教歷史文化研究有所憑藉，其責任當在吾人，是為發行本刊之動機。

二、本館以搜集有關大陸佛教文獻及各種圖書史蹟資料，以便編纂佛教歷史文化各種叢書之準備。

三、本館同人身邊資料有限，見聞未博，希望海內外同道學者，提供有關大陸文化史蹟一類之資料，不論繪畫、彫刻、碑版、石刻、建築之真跡或照片，凡具有歷史考核價值者，加以說明，至所歡迎。

四、本刊暫以不定期或三個月出一期，凡一般性問題或宣傳文稿暫不徵求。藝術研究性質文章，不論長短，均所歡迎。

五、本刊暫不定價，索閱者請惠郵資參元，隨即奉寄。

五十四年七月十日

大同石窟史蹟

東 初

中華佛教文化史蹟之一

一、開鑿的年代

大同石窟，燉煌石室，龍門石室，是我國北方三大佛教文化史蹟陳列館。大同是北魏的都城，即今之山西省大同（古之平城）西郊三十里，依自然崖壁開鑿無數百大小石窟，名曰靈巖。或稱大同雲岡石窟，或曰雲岡石窟，或稱爲大窟龕。北魏文成帝和平初起至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三十餘年間，由曇曜奏請開鑿。魏書第一百四十四謂：「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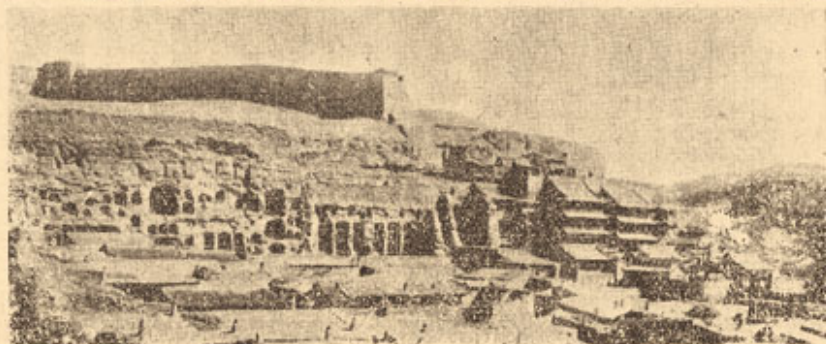
北魏興安元年（公元四五二），文帝即位，頒復興佛教詔書，僧曇曜奏請，於京城西武周山開鑿五所石窟，室內雕鑿無數大小佛龕佛像，高達七十尺，六十尺不等，其構造大體中央鑿造四方塔形，四面彫刻佛像，壁間佛龕頂上多作尖圓，佛像面貌體格，皆與中國人迥異，唇厚眼長，鼻梁高直，頤豐肩張，挺然雄姿，此種手法，爲北魏之特色，實世界之冠。

續高僧傳曇曜傳：「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鑿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鑿像，窮詣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櫺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共千人」云。我國開鑿石窟，早於前秦建元二年（公元三六六



景遠窟十二至窟一十第窟石同大(1)

），命沙門樂傳於敦煌鳴沙山開鑿石窟，彫刻佛像，是爲我國開鑿石窟造像之嚆矢。未幾，北涼沮渠蒙遜，於鳴沙山東危山造石窟，鑿刻無數佛龕佛像。迨北魏太延五年，太武帝亡北涼，該地三萬餘人徙魏都。興安元年，文成帝即位，頒復興佛教詔書，曇曜奏請，從事開鑿大同五所石窟。並爲北魏太祖以下五帝追福，因武帝毀滅佛教，乃含有懺悔滅罪之意。（附圖一）



景遠窟三十第至窟五第窟石同大(2)

第一區在東方，東端有二石窟，假定名爲第一窟第二窟，西端亦有重要二石窟，此爲第三窟、第四窟。第二區在中央石佛境內有重要石窟從第五窟至第十三窟。總共九窟。第三區在西方，從第十四窟至第二十窟，重要者七窟。由此以西大小幾百佛龕，概以破壞，唯近西端，有一洞內刻出塔形。以上所舉石窟唯第三窟係隋代所鑿，餘皆北魏時代開掘，規模雄大，古今第一。今依次略述其構造：

二、石窟的構造

第一窟：前面二十尺九寸，高約十八尺。中央鑿成方形重層塔一座。各層四面刻四佛龕。後壁刻有三大佛龕，左右兩壁，均遍鑿佛龕，以五層塔，離隔各龕。壁腰浮刻佛像，維摩，文殊，千佛等，表面均施色，但多剝落。

第二窟：前面二十四尺，後面二十六尺七寸。左側面三十五尺，各側面三十二尺二寸。中央三層塔形，其頂冠天蓋，以接天井。每層四面，各刻佛龕，各層塔身作蓮華拱或梯形佛龕，初層中龕，或一佛或二佛並坐，或刻三尊佛。後壁及左右兩壁佛龕等，均與第一窟結構相同。

第三窟，觀其計劃，極爲壯大，原有鑿造大佛三尊之意，但不知何由而中止。窟前東西寬約五十尺，左右開二入口，內陣東西寬約百三十尺，南北深約五十尺。高約二十尺。中央東西寬約八十尺面壁。原意建立大佛三尊。今僅完成大佛一尊，（附圖四）中尊佛像高約三十尺，兩脇侍菩薩立像各高約二十尺。面輪豐滿，衣文流暢，技巧精熟，而與其他佛像意趣全異，這是隋代所鑿。

第四窟：東西寬約二十五尺，南北約十六尺，中央壁體殘破、刻鑿佛龕。四壁有大小佛龕及千佛像等。



第二窟內部塔端

第五窟；

前面依斷崖構架五間四層高樓，窟形不正。平面成橢圓形，東西寬約七十二尺四寸，南北深達五十八尺四寸，中央彫鑿本尊釋迦坐像。高約五十五尺，兩膝徑約五十二尺，足長一丈五尺三寸，中指長七尺九寸。不獨雲岡石室中，無與比倫，即在全國各地石室中，亦屬罕見。實爲雲岡石室中最大之佛像，長眉隆鼻，豐富秀麗，身軀各部，均極適宜，北魏手法的特徵，表現無遺。兩脇侍立像，左右彫刻壁面，高約十八尺，室壁分約七層，並刻及數佛龕，一佛或二佛並坐及千體佛。從大佛及石室各點觀之，此室當爲



（大同石窟第三窟本尊）



第五窟本尊

孝文帝爲其父獻帝所造，其宏偉壯麗，卓越古今，實爲北魏文化藝術之最高境界。

第六窟：前面倚斷崖構造五間四層高樓，此與第五窟，同爲孝文帝時所鑿，規模甚大。東西寬約四十六尺一寸，南北深約四十六尺八寸。後壁深達十三尺二寸，鑿一大佛龕。中央，東西約二十六

(第五窟 上層拱腹千體佛)



尺寸，南北二十三尺九寸，爲一大方石柱，共分二層，刻多數佛龕佛像，東西南更分三面壁。下層南面，高約八尺坐佛像。東面高約十尺交脚佛像，北面高約各八尺二佛並坐像。西面高約九尺佛椅像。上層四面：彫刻各立佛像，面相衣褶印等手法，均極優美。後壁又

分二層、下層開鑿大佛龕，中高各十三尺之釋迦牟尼佛坐像，並安兩脇侍立佛像、餘三壁彫忍衣、殿堂、菩薩、佛傳圖、飛天、化佛。其上天井，接所有小佛龕，環珞飛天等，天井藻井，格間浮刻諸天，此窟規模雄大，彫飾豐麗、技巧精練、實爲北魏時代藝術之一大結晶，現存石窟中最優美之實例。

第七窟：前面亦構造三層高樓，東西寬約三十尺，南北深約十八尺，高約三十尺。北壁上下二層各築大龕，下層二佛並坐，上層刻立三尊佛，餘三壁，全面小佛龕。化佛，菩薩，飛天，蓮華等，石壁石佛，因多數損壞，處處以繪畫補之。

第八窟：東西寬約三十尺六寸，南北深約十九尺六寸，其構造與第七窟同，其前面較大，開圓拱形，入口兩側，鑿金剛力士像，上部陽刻經婆，毘紐二天。經婆天，三面八臂騎牛，手持葡萄日輪弓等。毘紐天騎金翅鳥、手持鷄，弓，日月輪等。姿勢自在，手法簡樸，面相頗富於表情。

第九窟：雲岡石室境內



佛付賜左 窟三第同大

，在斷崖前面開鑿第九窟至第十三窟，其內部彫刻無數小佛像及佛龕。石室前室及內陣兩室，內陣東西寬約三十六尺二寸五分，南北約三十四尺一寸。中央高約二十八尺，安置釋迦椅像，神態如生。東西兩壁，彫刻脇侍菩薩立像，壁面佛龕及菩薩像充滿，外陣東西寬約三十六尺九寸，南北十三尺三寸，其前面分三間；中央爲入口、左右爲窗、佛、菩薩，飛天等，彫飾壁面，極具藝術價值。

第十窟：其隣近第九窟，係同時開鑿，規模裝飾大致相同，從前室至內陣爲入口，東西寬約三十七尺一寸，南北深達三十四尺八寸，中央安置持鐵鉢釋迦佛像，前室東西寬約三十七尺一寸，南北深達十四尺二寸。



壁西窟一十第窟石同大

第十一窟：前面二十九尺九寸，後面三十六尺五寸，南北三十三尺六寸，爲不正形。中央東西二十尺八寸，南北十九尺一寸，高約三十尺一大方石柱，其四壁各高約十尺立佛像及兩脇侍菩薩像，更於其上方四面，刻佛龕。正面三尊佛，其他各面二佛並坐像。壁面彫刻大小佛龕，千體佛等，特別西壁所刻高約九尺的過去七佛立像七軀，姿容最爲豐美，東壁上有太和年造銘，石壁所刻形像九十五軀及諸菩薩像記。

第十二窟：前室及內陣兩室所成。內陣東西寬約二十一尺二寸。本尊高壇上椅坐，左右有四菩薩侍立。前室東西寬二十六尺三寸。

五分。南北十四尺二寸五分。兩室壁面均刻大小佛龕，菩薩像等，意匠卓越，手法精巧，古今罕見。

第十三窟：東西寬約三十四尺三寸，南北深約二十七尺三寸。本尊彌勒菩薩，高約五十尺，方座椅，兩腳交叉，姿勢權衡適宜頗成大作，南壁中央，刻高約一丈過七佛立像七軀，其他壁面，大小佛龕，千體佛等，手法樣式，同第二區中，最帶古風。

第十四窟：內陣前室分二部之內陣東西約二十尺，南北約十尺，損壞甚多，千體佛方柱。西壁二佛並坐大龕等，其殘骸不少。

第十五窟，方約十八尺，高約三十尺。後壁上下二佛並坐及佛一龕，東西兩壁彫鑿小佛龕及千體佛等。

第十六窟：為橢圓形，東西寬約二十九尺，南北深二約十八尺二寸。本尊接後壁立蓮華上，高約四十尺，面相端嚴，頗為壯觀。周圍之壁，大小佛龕櫛比，上部有千佛像，美滿莊嚴。

第十七窟：亦橢圓形，約四十五尺。姿勢整齊，極為壯麗，兩側壁刻各龕，安置脇侍佛。其他構造類似第十六窟。

第十八窟，此窟乃雲岡最初五大佛窟之一，位居第三，平面為橢圓形。東西寬五十四尺五寸，南北深遠三十三尺一寸。中央高約四十五尺本尊佛，左右脇侍佛，各高約二十五尺，皆立蓮華上。壁面編刻佛龕，安千體佛。東西壁上四十尺高度，有太和十三年



大脇侍佛 同室 第十八窟左

追刻造像銘。比丘尼惠定造立釋迦多寶，彌勒三尊。相好莊嚴，面輪稍長，全體權衡頗美，衣覆兩肩，衣文褶皺，雄健遒勁，昇於第二十窟，殆受中印笈多式之影響，至堪欣賞。

第十九窟：中洞及左右二洞，呈現不整形橢圓狀。中洞東西寬約六十二尺。南北深約三十六尺。正面高約四十五尺坐佛像，面相端嚴，腹部遭受毀壞，正面左右上方高約十二尺菩薩像，全壁刻千佛像。左洞東西寬約二十五尺，南北深約十四尺五寸，高約二十八尺，中尊高約二十五尺椅像，脇傳菩薩，各約十五尺立像，編刻千佛體，右洞與左洞位置相符，東西寬約二十五尺，南北深約十七尺，中尊高約二十三尺椅像。右脇侍菩薩像，崩壞損毀，壁面千體佛，不異左洞。

第二十窟，前室已崩潰，佛像露出。當初中央釋迦大坐像，左右脇侍佛立像。但右侍佛，形跡全毀，僅存左侍佛。本尊膝以下尚掩土中，自膝至頂，高約三十三尺，全高約四〇五尺。其面相顯出北魏特徵，有其雄偉的氣象，眼稍細，眼嵌黑石，眉長鼻高，口唇重頤，口角特深，面輪豐圓，作二重頤，頸部划模像，耳大無孔，鳥瑟高不作螺髮，眉間當初容有白毫痕跡，偏袒右肩完相。面相與本尊同，衣覆兩肩，透過薄衣，可見軀體四肢，此為敦煌以外，受笈多式影響所成之作品。



大第二十窟上部刻銘格本

三、大同的史蹟

今統觀二十大窟之規模樣式，石刻為我國歷史文化藝術史上之一大成就。從第十六至第二十窟，此五窟乃雲岡石寶中最初所鑿；北

(下轉第十六頁)

影印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序

積年以來，從事於中華大藏經編目，凡各種藏經目錄與涉及目錄之書，頗多涉像。中外著作各有千秋。而日本之大正藏勘同，於每一經目下列舉七事，凡所應知，殆無遺漏，其治學之精，用力之勤，歎觀止矣。今復讀日人宇井善伯諸君校訂西藏德格版大藏經總目錄，每目併藏文經名列舉八事，雖與勘同不同，而其為治此目錄所應知者，則無二致。是與勘同異曲同工，承學之士，所宜人手一編者也。此目錄舊有單行本今甚罕見，而日本所印西藏大藏經全藏，為納日丹版，編纂不同。東初法師、嘉惠學人，重印此德格版單行本目錄，以便互相參證，亦寶山之梯陞法海之舟航也。或曰，漢文藏經，浩如烟海，尋常才力，尚不能望其崖略，誰更從而研究藏文目錄者。則余姑舉一事，以釋此疑。自佛教東來，經論浸多。儒流闢佛，輒謂為華人著作託於佛者。自有南傳藏經，譯自梵文，而佛經偽造之說，不復存在。顧又有人謂南傳限於小乘，佛說亦限於小乘，其大乘則華人著作託於佛者，是宜證以西藏藏經譯自梵文，則大乘偽造之說亦不復存在。此德格版總目錄於漢文大藏經所收之經，皆註大正藏編號，由是而考證某經為梵文直譯，某經為華文轉譯事半功倍。大則發現新義，小則增加信心，然此不過列舉八事之附註而已。因書此語，以諒於讀者。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佛誕日 念生 蔡運辰 謹書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介紹 張澄基

西藏佛學在整個佛學大系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因為其成立之年代較巴利語文系和中國語文系之佛學為後，故其材料搜羅亦較前二系為豐富。尤其是關於大乘中觀，因明，和密宗三方面的典籍，其搜羅之豐，論解之詳，實遠駕其他語文學系之上。今日國際學者治佛學者皆視西藏佛學「為必需研究之科目。此不僅因為西藏佛學典籍完備，尤因西藏佛學」和佛典皆具有極高度之準確性。在佛法輸入西藏以前，西藏本身可謂無文化，甚至連文字也沒有。藏王派端美三菩提到印度去求學，才根據梵文創造了西藏文字，都是由仿倣梵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凡例

本書係東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並索引。西藏大藏經有北京版，納丹版，德格等版本此德格版西藏大藏經之目錄，依西藏大藏經之慣例，分為律部等二十四部，每帖保存西藏字母之名稱，並附有編號，通計全部三百十七帖。

一部不拘長短，通編為一號，更為表示在每帖中之位置，於號數之後大括弧內，記名第幾頁表或第幾行裏，例如 No. 1. (Kaig. 311a6) 即表示律部中第一書，由 ka 帖第一頁裏第一行至第三百十一頁表第六行。

① 西藏文之題名，若此名包括後卷而無特異之點者，則後卷為續，若有異點，則表而出之。明知為譯自漢文者，記於括弧。

② 為①之題名，以羅馬字書寫者，其綴法係根據 *Larat Chandra Das,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Synonyms, Calcutta, 1902*

③ 譯自西藏文之漢譯題名，與梵文及漢譯題名，意味雖不一致，但盡量顯示西藏題名之原意，而非嚴格之直譯。

④ 以羅馬字書寫者，乃保存西藏譯之梵語題名。為要表示原來之梵語，却與現存梵文本之題名或一般之梵語有多少不同，梵語之錯誤多，所以一看如有錯誤，立即訂正，大多不另脚註。附在漢文藏譯之梵名之中，至不能為之正確梵語者，作 *イタソク*，若從其他目錄補充者，則附括弧以分別之。然而，漢文藏譯者，則為 4，而將保存於西藏譯之漢音，用羅馬字表示之。

⑤ 關於漢譯之經名，有數譯以上者，則先新譯而後舊譯。未得相當漢譯者，則空白待補。凡曾經樓部文鏡，阿部文雄兩位發表補遺。悉予參照追加。

⑥ 著者之名不記者，則省略之。其知著者漢譯之名，則舉出

文而創建的文字。因此異常接近梵文原典，其準確性也因之極高，又因為創立藏文之初衷是爲了大批翻譯佛典，而不是要發揚什麼「文化」，所以藏文實在是一切文字中，唯一的，不折不扣的「佛學文字」。其佛傳譯典之準確性和忠實性自然也遠超其他佛學語文系了。

漢地和西藏雖然是比鄰，但彼此的隔膜却極深，二地的佛法都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但藏地和漢地的佛教徒和佛學家對彼此的了解，實渺不足道。漢藏佛法的交流，在最近（廿世紀）才有較大的開展，過去只有極零星，極少數的傳譯，但那也只是限於宮廷的範圍。兩個同宗教的比鄰對彼此的宗教發展如斯隔膜與無知，實在是宗教史上的一個奇蹟！到了廿世紀初葉，漢藏佛法的交流才漸次開展出來，漢僧一批一批的到西藏去求法，西藏的喇嘛一批一批的到內地來傳法。有趣的是，從不見漢地的法師到西藏去說法佈道的，更未聽見西藏僧俗的有迎請漢地的法師到西藏去傳法的事實。這裏面也許意味著漢地佛法或其「不足」之處，或西藏佛法有其「特別」之處。否則爲何只是來而不傳呢？無論其真相如何，西藏佛學之謹嚴，完備，準確實爲不可否認的事實。

現在的世界一天天的縮小了，治佛學的也有更多的機會。對各種佛學語文系作比較的研究。日本佛學家們在過去一世對佛教文獻之整理實有很偉大的貢獻。尤其是在佛教目錄學方面更是就成驚人，例如這一冊德格版的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稍通佛學的人只要展卷一看，就能發現其價值。「這本目錄不但清晰的把西藏大藏經的全貌表現出來」，而且每一經名都用梵藏中，三種語文標出。另加其他參考資料，實不愧爲治佛學的寶典，不可缺少的冊子。現在國際佛學家都爭先搜羅此書，但因早已絕版。所以無由獲得。中華佛教文化館負責人東初法師高瞻遠矚，爲了便利全世界的佛學研究者，不計工本，毅然重印此書，使此無價寶得重現於世。實在是意義重大功德無量的善舉，我想全世界的佛學研究者，都會衷心感謝中華佛教文化館之盛意和貢獻的。

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於中國文學院

之。所傳不同者，則記入括弧內。

- ⑦ 翻譯者之名。與其他目錄對照，如發現其不一致，概取德格版。於同一人，所記偶有出入則署之不理。西藏對於譯者似不如漢譯之重視。

- ⑧ 翻譯當時校訂者有之，但以後世新本訂正舊譯，一切改照新譯者，似亦不少。

常用參照之書如左：

- B. Nanjio,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ṭaka, Oxford, 1883.
H. Bech, Verzeichnis der tibetischen Handschriften der Preussischen Staatsbibliothek, Berlin, 1914.
P. Cordier, Catalogue du Fonds Tibétain du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uxième partie, Paris, 1909 troisième partie, 1915,
因吾人力量不逮通觀全體不完全甚多處，至切望讀者，賜予指正

略符（略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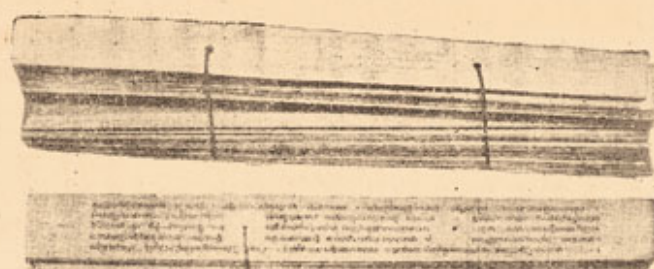
- A = Author
T = Translator
R = Reviser.
Nj = Nanjios Catalogue.
S.N. = Samyutta Nikaya.
K.N. = Khuddaka Nikaya.
D.N. = Digha Nikaya.
M.N. = Majjhime Nikaya.
S.N.P. = Sutta-nipata.
K = Kashmir.
大 = 大正新大藏經

茲徵求本館所
影印大藏經正
續編全套如有
願出讓者開明
讓價、請函告
本館以便接洽
爲荷！

影印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序

東 初

印度，是佛教發祥地；經南亞、中亞、亞東、以至日本。亞洲三分之二，是佛教普及地區。崇仰佛教者，總約五億人左右。其為適應各個不同語文之民族，佛教經典，遂有多種語文之譯本。印度則有犍多文梵文，摩竭陀巴利文及各種方言。南亞、則有錫蘭文，緬甸文，暹羅文，柬埔寨文（附圖一）。中亞、則有西夏文、于闐文、龜茲文、回鶻文，寧利（胡）文，古代土爾古語、粟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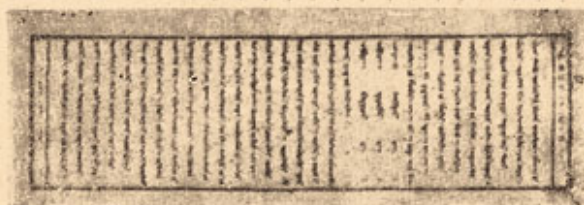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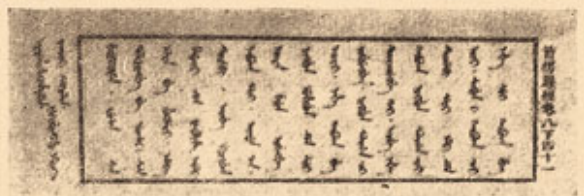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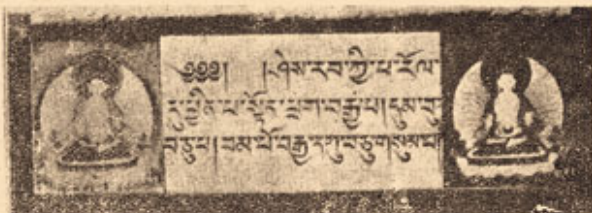


（一圖附）

藏三利巴文蘭錫（上）
藏三利巴文塞甫東（中）
藏三文利巴文甸緬（下）



文、漢文、藏文、蒙文、滿文、高麗文、諺文、（見圖六）日本文。以及西歐之英、法、德、意、西等，各種不同語文之經典，多達三十餘種。（附圖二）。所以，今日佛教不特為亞洲民族中心的信仰，實為研究亞洲歷史地理學、地略學、人文、語文、乃至政治、經濟、地理學之中心。二千五百年來，全人類五分之一，薰陶在佛陀精神文化感化之下，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崇尚道義，互敬互愛，仁慈接物，信義和平，其影響於人類思想教育，歷史文化，至深且鉅。印度方言多達一百七十種。方言所記錄之經典，大都鑄於法難，現殘存之阿育王法勅，乃屬方言之一，西紀一三五六年前，為回教王 Fir-Sai 所發掘，當時並未判解磨崖刻文，直至西紀一八三六年經諸多梵語學者研究，始判定為印度方言變化之文字（附圖三）梵語經典，早傳譯於我國，及日本、高麗、西藏、滿蒙等地。巴利文之佛典，則傳入錫蘭及泰國、柬埔寨甸緬



（二圖附）
上 中 下
西 滿 蒙
藏 洲 古
文 文 文
大 大 大
藏 藏 藏
經 經 經

等。至地於西夏文、于闐文、龜茲文、回鶻文、粟特文之經典，自屬珍貴，然由於歷史演變，大都煙沒，不易尋獲其真蹟。由於近代中央亞細亞探檢研究盛行，西曆一九〇一年至翌年德人 A. Grue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r Idikutsehan und Umgelung 發表)，一九〇六年至同八年，英人斯坦因 A. Stein (Senuntai 發表)，一九〇八年至翌年，日人橘瑞超氏，一九二七年至同翌年，瑞典人 S. Hedin, (Auf



(四圖附)
鵝(上)文壽
量(下)地文
夏(藏)本
舌(願)本

此圖為西康藏文經書之寫本，其文字排列整齊，筆跡清晰，為研究藏文經書之重要資料。

重要之史料。更使吾人易於明瞭漢文若干大小乘經典，並非直譯自梵文，而有間接從龜茲文

於中亞，佛教寺院廢墟中發見佛像佛畫，並梵文，于闐文，龜茲文，西貢文，回鶻文（附圖四），漢文等，所寫之經典，疏章文書等之重要資料，實為吾人研究西域佛教之一大光明。諸如同鵝文之觀無量壽經，于闐文之大乘無量壽經，龜茲文之十誦律戒本（見圖），西夏文之地藏菩薩本願經，此等文獻，不獨有助於西域佛教之研究，及對此地區歷史文化，政治經濟，人文，地，略語文之考核，亦復為

Groschen Fahut 發表）以及法人伯希和 P. Pelliat 等，累次於中央亞細亞從事探檢工作，先後發表探檢所得的成績，公布於世。根據其探檢報告，



勒法王育阿（三圖附）

于闐文等重譯之跡象。但此類重要文獻史料部分，藏於敦煌石窟，由於國人疏於保護，於西紀一九〇七年，先後為英人斯坦因及法人伯希和等搜得，刻分藏倫敦、巴黎、東京博物館。國寶外流，殊堪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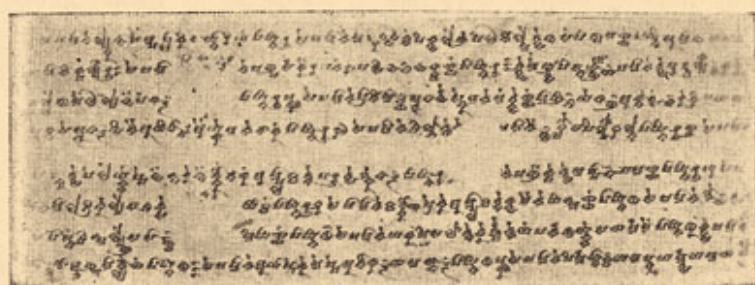
西藏佛教，其起源雖早，但直至西元七世紀初，雙贊思甘普 *Sorabarsenpa* 於西藏得勢，乃派遣端美三波羅等十六人，赴印度學習梵文經典。歸國後，仿造梵文字母意義，



經藏大文謗（六圖附）

製造藏文。並翻譯百拜懺悔經及寶雲經等。唐貞觀十九年，（西紀六三九年）雙贊思甘普迎娶文成公主，公主篤信佛教，又攜帶大批佛經，廣為宏揚。八世紀後，吃哩雙提贊 *Khnisro-lde-btsun* 王吃哩來巴 *Khni-nar-pacan* 王時代，大夏及印度積那彌多 *Jinamitna* 濕連恒羅菩提 *Sunendodhi* 等梵學者相次入藏，加入西藏翻譯官實護 *Natias-akasta* 從事於梵語經典翻譯，並改訂舊譯

。梵文所闕者，乃從漢文及于闐文等補充重譯。從其業者，繼續不絕，前後傳譯者，凡三百五十人，所譯出佛經，總達四千餘部。元明以來，特受帝室褒崇，並與漢文大藏互相取材參譯。但學者如秋菊春蘭，各擅其勝，未能治為一爐。藏文大藏經有納日丹 *Nas-phan* 版，藏於北平，及德格版 *De-ge* 藏於西藏東陲之德格。兩版編製不同，德格版之印本，極為珍貴，尤難獲得。日人多田觀氏游學西藏，實以歸國。並與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三博士合治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現存之西藏大藏經論疏部帙，實為漢譯大藏經之匹敵。藏文中若干章疏，又為漢譯所闕者。宇井等以忠實態度，逐語依原典文句譯成，俾梵藏漢譯語統一，並可推定梵語原典原形，藉使



本戒律誦十文該龜

梵、巴、原典對照漢譯大藏經。每一經目，列舉八事：一為藏文原名，二為藏文原名之羅馬字譯音，三為藏文原名之漢文譯意，四為梵文原名之羅馬字譯音，五為漢譯經名。六為著者。七為譯者，八為校訂。窮九年之力而後成書，其用心可謂勤矣。於民國二十三年印單行本，流通未廣。歐美學者，致力於西藏語文經典研究，正趨於熱潮，而對德格版之單行本校訂目錄，多方探求，苦難獲得。中國文化學院張澄基博士，頃以此目錄見示，並希影印流通，以供學者參考。余維迦文垂教，已二千五百餘年，深文奧義，研索實難。若合各種文字之經典，互相參證，

影印西藏大藏經總目錄預告

西藏大藏經在佛教裏是相當生疏的一個名辭。一般略解佛教的人，只知道西藏有丹珠爾經甘珠爾經，而不知道西藏大藏經是丹珠、甘珠的合併，代表藏文佛教。有納日丹 Shar-tan 版及德格 De-ge 版兩種，內容編製不同，而以德格版校訂精確，印刷美觀，由來稱為善本。這份版本秘藏在西藏東陲極偏僻的德格，印本極難獲得。日本多田等觀游學西藏時候，以特殊機緣，帶回一部。而與宇井壽伯、鈴木宗忠、金倉圓照三博士展開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的研究，對於每一經名，列舉八項釋明，（見凡例）歷時九年，始告完成。於民國二十三年印單行本，學者

必有驚人發現。而合文字相同，編核不同之經典，互相參核，更必有驚人發現，具斯微願，力不從心。近年日本印納日丹版西藏大藏經，致力於正法之宏願，甚可欽佩，用敢捐資重印德格版校訂目錄。其日文凡例，並予加譯漢文，以便瀏覽。若因此引起普遍研究，資力發展，溝通漢藏文化，闡揚正教，則重印德格版全藏，乃至譯印全藏，胥以是為嚆矢也。

承蔡運辰老居士，張澄基博士賜序，諸多善緣，促成本書印行，於此一併致謝。

中華佛教文化館沙門東初識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多稱便利。近年日本印行納日丹版西藏大藏經全藏，而二十三年所印單行本德格版總目錄不可復得。本館研究佛學，以彙集各種文字的經典，互相參考為目的。因此先行影印日人所校西藏大藏經德格版總目錄，定價極其低廉，以應學者需要。而影印德格版全藏，尚有待於來日。至於這部總目錄的種種優點，請閱各家序文及樣張，不再贅述。

書價每部新臺幣貳百四拾元，預約新臺幣壹百肆拾元，亞洲每部連郵費港幣貳拾五元正，美洲美金五元。先行登記預約滿叁百部，再通知繳款。即日起開始預約。至本年八月底止。

中華佛教文化館啓

（上接第十一頁）

魏文成帝時（西元四六四年頃），沙門曇曜奏請開鑿。窟狀皆為橢圓形，不同其他，而規模雄壯，技法勁拔，氣象雄偉，實凌駕諸窟之上。第三窟以次，稍帶古風，即獻文帝所造，而第三窟迴異諸窟，此係隋代所鑿。其餘諸窟構想縱橫，彫刻富麗，變化無窮，發揮北魏盛時巨匠靈腕，皆為文帝時代的成品。第十九窟右侍佛及第二十窟，佛像紐樣衣文類似敦煌千佛洞第一百十一窟，二佛並坐像之衣文。其他細部，殆與中印度式等，薩珊波斯式相通，這是受北涼時代的影響。其面貌一切皆為拓跋氏的理想。唇厚鼻高，目長頰長，軀幹雄偉，奔放自然，大丈夫相，是敦煌、龍門所不及者。大同崖質為水平層的砂石，適於大規模鑿窟造像。加之拓跋氏的雄壯的氣象，以真摯的信心，乃完成人類史上未曾有的大藝術，同時在偉大佛陀慈光薰陶下，渾融了中印文化優美之特質，遂蔚成北魏時代佛教一偉大藝術史跡。

由於大陸變色，佛教文化正陷於危險之中，今日吾人之責任不僅要保存佛教文化珍貴的史蹟，並且要發揚光大，應如何使國人從佛教文化史蹟上重新認識佛教的價值，同時，我要藉此呼籲同道們要從佛教文化史蹟上發揚佛教的精神，使佛教藝術化！學術化，道德化；達到人類真、善、美的境界！

第一 律 部

[འདུལ་བ་ Ḥdul-ba]

通 帙 第一 ྐ

NO. 1. [Ka. 1b¹—311a¹]

- ① འདུལ་བ་ལྟོན།
- ② Ḥdul-ba gshi.
- ③ 律本事, [1. 出家本事, 2. 說戒本事, 3. 自恣本事, 4. 安居本事, 5. 皮革本事, 6. 藥本事]
- ④ Vinaya-vastu.
- ⑤ 1.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 (大. No. 1444).
3.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隨意事 (大. No. 1446).
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安居事 (大. No. 1445).
5.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 (大. No. 1447).
6.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大. No. 1448). 卷第壹……卷第參
- ⑦ T. Sarvajñādeva (K), Vidyākaraṇaprabha, Dharmākara (K), Dpal-gyi lhun-po.
- ⑧ R. Vidyākaraṇaprabha, Dpal-brtsegs.

通 帙 第二 ྑ

NO. 1. [Kha. 1b¹—317a¹]

續 [6. 藥本事]

⑤ 卷第三……卷第十八

通 帙 第三 ྒ

NO. 1. [Ga. 1b¹—293a¹]

續 [6. 藥本事, 7. 衣本事, 8. 迦稀那衣本事, 9. 橋賞彌本事, 10. 羯磨本事, 11. 呵責本事, 12. 人本事, 13. 覆藏本事, 14. 遮本

事, 15. 房舍本事, 16. 滅靜本事, 17. 破僧伽本事]

- ⑤ 8.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羯磨衣事 (大. No. 1449).
17.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大. No. 1450; Nj. No. 1123) 卷第壹……卷第參

通 帙 第四 ྒྷ

NO. 1. [Na. 1b¹—302a¹]

續 [破僧伽本事(後)]

⑤ 卷第參……卷第二十

通 帙 第五 ྔ

NO. 2. [Ca. 1b¹—20b¹]

- ① སོ་སོར་ཐར་བཞི་མདོ།
- ② So-sor-thar-baḥi mdo.
- ③ 波羅提木叉經.
- ④ Prātimokṣa-sūtra.
- ⑤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 (大. No. 1454; Nj. No. 1110).
- ⑦ T. Jinamitra (K), Kluḥi rgyal-mtshan.

NO. 3. [Ca. 21a¹—292a¹]

- ① འདུལ་བ་རྟོགས་པར་འབྱེད་པ།
- ② Ḥdul-ba rnam-par-hbyed-pa.
- ③ 律分別.
- ④ Vinaya-vibhaṅga.
- 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大. No. 1442; Nj. No. 1118). 卷第壹……卷第十四
- ⑦ T. Jinamitra, Kluḥi rgyal-mtshan.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內容)

本館成立「民國高僧傳」編纂委員會啓事

古人云：「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我中國佛教傳承至今，將有兩千年悠久歷史，佛法光輝之所以維繫而不墜者，全賴歷代法門龍象大德之衛護與支持，民國以還，雖世運遞嬗，而佛教高僧輩出，或宏宗，或演教，或修持，或講學，或建道場，或興慈善，或護國，或衛道，種種稀有行藏，不一而足，其中有不少驚天動地可歌可泣事蹟，足以顯示佛法精神而為後人效法者，良以近三十年來，由於外患頻仍，禍亂相尋，國步艱難，佛教衰危，以致佛教優秀人才埋沒不彰，蓋非發揚高僧偉大事蹟，無以承先啓

徵求新續高僧傳四集

查本書總共六十五卷，民國七年喻謙等篇，民國十二年天津北平印刷局鉛印，從北宋至民國初年，凡九百餘年間，集錄高僧事蹟，本傳七八八人附傳六二四人，總共一四一二節。並有斬雲。

更不分國籍，但求具有偉大志趣行藏，其事蹟與我國佛教有關者，有可傳者能為後人表率示範者，其資料皆在徵求之中，凡有關上項資料，務懇諸方大德，通力合作惠寄本會，俾便編纂。此啓。

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 東 初謹啓

茲敦聘

樂觀法師
道安法師
念生居士
為本館
民國高僧傳編纂委員
此聘
中華佛教文化館

中華佛教文化館出版圖書

- | | |
|------------------|---------|
| 一、佛敎大藏經正續藏全精裝壹百冊 | 新台幣三〇〇元 |
| 二、中華佛敎美術全集 | 三〇〇元 |
| 三、禪學大成 | 五〇〇元 |
| 四、淨土乘十法要 | 三〇〇元 |
| 五、釋迦如來應化事蹟 | 三〇〇元 |
| 六、般若心經思想史 | 一〇〇元 |
| 七、佛敎文化之真義 | 二〇〇元 |
| 八、佛敎文化之新義 | 二〇〇元 |
| 九、佛敎文化之新義 | 二〇〇元 |
| 十、佛敎文化之新義 | 二〇〇元 |
| 十一、佛敎文化之新義 | 二〇〇元 |
- 東初著
東初著
東初著
東初著
東初著
東初著
東初著
東初著
東初著
東初著
王小明著

佛教文化 第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人：東 初

編輯人：佛教文化社
發行所：中華佛教文化館
臺灣省北投鎮光明路二六〇號
印刷者：建華印刷廠
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本刊售價
每冊新台幣參元

本社英文通訊地址

The Buddhist Culture
Quarterly Publication

Publisher: The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Address: 260 Kwang Ming Road, Peitou,
Taipei, Taiwan.